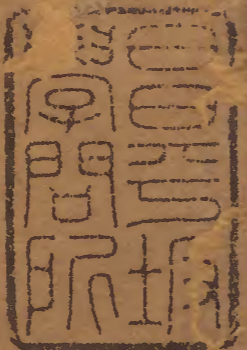


新編分類
夷堅志 全集 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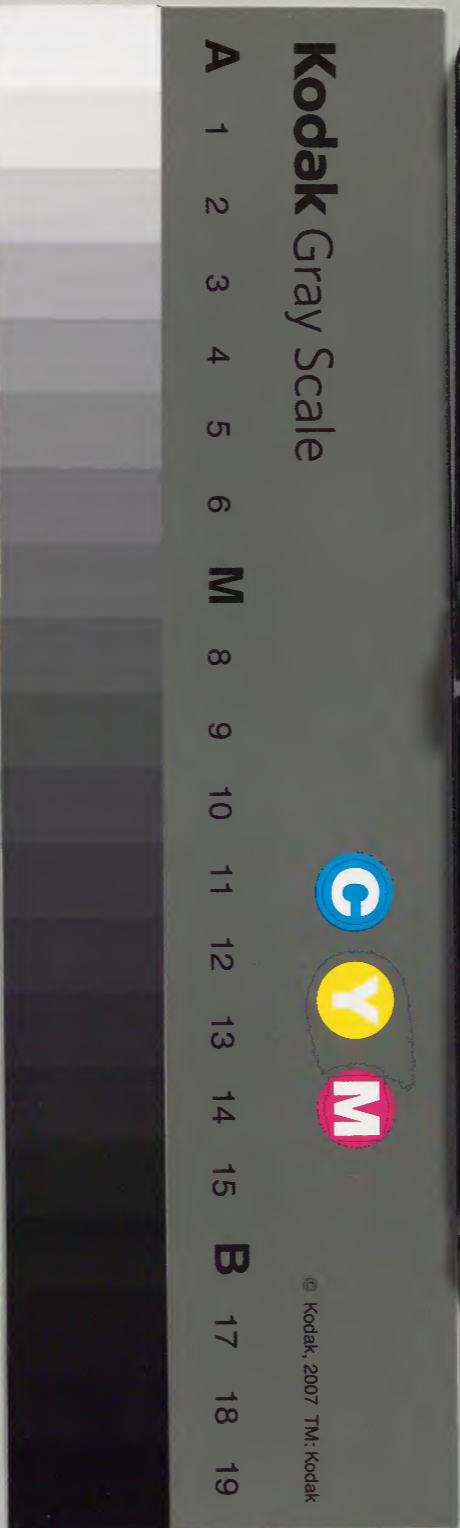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八	一
類	號	二	四	〇
架	函	八	〇	一

內閣文庫		
漢	九	〇
香	二	八
類	號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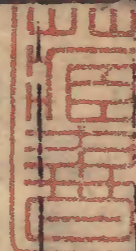
(九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12
冊數	10	(9)
函號	309	120

小說七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



鄱陽

洪邁

景廬

紀

建安

葉氏

祖榮

類編

卷之一

奇異門

異域類

鬼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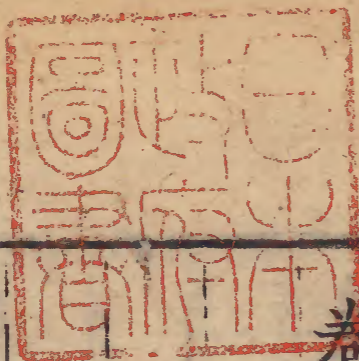
鬼國續記

島上婦人

海王三

猩猩八節

異事類



清平山堂

夷堅志

卷一

一

利路知縣女

海外恠洋

享安潘翁

查氏村祖

程佛子

二十夜月圓

晦日月光

水闢

鬼太保

趙不易妻

邢大將

董貫咎證

鄱陽六臂兒

卷之二

奇異門

異物類

無縫船

雷丹

雷斧

天台玉蟾蜍

鯉魚玉印

玉獅子

柳圃鯽魚

石中龜

須池香龜

鐵鼎甌

伊陽古餅

孫壽寶劍

嘉州江中鏡

鳳翔道上石

蟻穴小亭

卷之三

奇異門

異花類

花木異

曹家蓮花

雙頭蓮

藍氏雙梅

再生類

金山婦人

衡山民

卷之四

精怖門

禽獸為恠類

侯將軍

懶堂女子

姜五郎二女子

張四妻

管秀才家

王千一姐

錢父書生

朱二殺鬼

江南木客

蛇妖

武當劉先生

紫極街恠

鳴鶴山

禮斗僧

天元鄧將軍

猴妖

土偶為恠類

肇慶土偶

葉氏庖婢

唐四娘侍女

卷之五

墳墓門

發墓類

北千墓王

葬枯類

李尚仁

蠱毒類

黃谷蠱毒

林巡檢

解蠱毒法

挑生類

治挑生法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壬集

奇異門

異域類

鬼國母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儂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害楊偶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斫信脚行俄入一洞其中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大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辯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為鬼國母侍衛頗衆駭曰此間似有

生人氣遣小鴉髮出探則見楊遽走報母令引當前
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
應曰願住母即分付髮為治一室而使為夫婦約僅
二年又飲食起居與世間不異嘗有駛卒持書至曰
真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
月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待行
母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
飄然履虛如躡煙雲致一館宇優樂盤殺極為豐潔
主者占位而坐鬼母導楊伏於卓帟戒以屏息勿動
移時宴罷乃焚燒楮鏹漸次聞人哭聲密聽之蓋其

妻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為鬼物
交口唾罵唯妻泣曰汝沒於大海杳無消息當時發
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追薦
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託邪楊曰我真是人元
不曾死其道所值遇曲折方信為然鬼母在外招喚
繼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
補幾歲顏狀始復故乃知佛力廣大委曲為之地楊
至紹熙中猶存

鬼國續記

支壬載鬼國母之異復得一事頗相類而實不同福

清平山堂 東坡志林 卷一 十一
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木
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
悴生理窮窶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
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夫率醉歸挾余饌分餉三楊賴
以充饑或數日不值樗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
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
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他
姓名將柰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瞑目勿
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
地見僧振鈴呪食衆合掌盡入引楊生蔽身上大赫之

持食物出餽忽鈴群誦大悲呪楊少年時能之自墮
異域已廢忘一聽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諷鬼不復
相親會散掃跡揚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為猿獠乃
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來法席正其家也秀州
天寧長老妙海時在彼縣親見之楊氏一門且疑且
長妻亦不敢深相認識經日驗其無他方悲泣存問
積久漸復人色越歲一切如初

島上婦人

泉州傳本稱說其表兄為海賈欲往三佛齊法當南
行二日而東否則值焦土船必糜碎此人行時遇風

清平山堂 夷堅志 卷一 一
迅船駛既一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回舵然已無及
遂落焦土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一小徑路
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
言語啁吶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携手歸石室中至夜
與共寢天明舉大石窺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
必齋異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
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抵
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婦人奔走
號呼戀戀度不可回即歸取三子對此人裂殺之其

島甚大然但有此一婦人耳

海王三

山陽海父轉其

泉南航巨浸為風濤敗舟同載數十人俱溺王得一
板自託任其簸蕩到一島嶼傍遂步岸行山間幽花
異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不類蠻
嶠所至空壙更無居人王憇於大木下莫知所留忽
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如何到此王以舟行
遭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狀頗秀美髮長委地
不梳掠語言可通曉舉體無絲縷樸樸蔽形王不能
測其為人和為異物耶默念業已墮它竟一身無歸
亦將畢命豺虎死可立待不若姑聽之乃從而下山

抵一洞深杳潔遠晃耀常如正晝蓋其所處但不設
庖爨女留與同居朝夕飼以果實戒使勿妄出王雖
無衣衾可換易幸其地不甚覺寒暑故亦可度歲餘
生一子迨及周晬女采果未還王信步往水涯適有
客舟避風於岸隄認其人皆舊識也急入洞抱曰至
徑登之女繼來度不可及呼王姓名罵之極口悲啼
撲地氣幾絕王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涕此舟已
張帆乃得歸楚兒既長楚人自為海王三紹興間猶
存

猩猩八郎

猩猩之名見於爾雅禮記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又
唐小說載焦封孫夫人事建炎中李捧太尉獲一批
自海島携歸為妾生子不復有遇之者金陵商客富
小二以紹興間泛海至大洋覺暴風且起喚舟人不
矚石整帆檣以為備未訖而舟溺富生方立蓬頂與
之俱墜急持之漂蕩抵絕岸行數十步滿目皆山巒
全無居室饑困之甚值一林桃李纍纍垂實亟採食
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遍身生毛略以木
葉自蔽逢人皆喜挾以歸言語極啁哳亦可曉解每
日不火食唯啖生果環島百千穴悉一種類雖在岩

谷亦秩秩不倫各為匹偶不相揉雜衆共擇一少艾
女子以配富旋誕一男富風聞諸舶上老人知為猩
猩國生兒全肖父但微有長毫如毛時慮富竄伏才
出輒運巨石窒其竈或倩它人守視既誕此男乃聽
其自如時時偕往深山摘採果實富自料此生無由
返故鄉而妻以韶秀頗安之凡三歲因携男獨縱步
望林杪高梳趨而下為主人道其故請得附行許之
即抱男以登無來追者遂得歸男既長大父啓茶肆
於市使之主持賦性極馴傍人目之為猩猩八即至
今經紀遂稱小二至慶元時尚存安國長老了祥語

之

異事類

利路知縣女

淳熙五六年間有官人赴利州路縣宰自房陵金州
西上到洋川界地名石玉子一女墜轎墮於棧道崖
中知不復可救舉掾膺頓足慟哭而去詣傍近隔塘
寺招魂追修後一日僧早入佛殿見仙花一餅在几
上念無所從來尚未深訝明日復然旋着意窺覘乃
笄年女子也素非檀信又子子獨來疑之遍詢左右
數十百家皆無此女因隨其所之抵棧崖而隱證以

清平山堂... 爲鬼而旦供花之勤未嘗少輒後三多年厥父官滿還次其處寺僧以告宰垂泣言如何使我得一見僧曰明日伺于佛殿恐可值遇如期女果來置花徑出其行如飛幸急步逐之望其下確可得語於是留信宿雇漁人布網崖口遂得之父母抱拊悲痛未敢喜

除其生死曰初墮落時不在石不在水適處藤盤上略無所傷攀緣下草中睡每日但食花草數旬以往不覺寒饑衣裳漸斷壞唯聯木葉自蔽而身體絕輕可飄飄然升崖上覩仙花蒲棧谷因采以供佛今再獲人世蓋冥祐也父母與之歸鄉里及嫁如常

海外怪洋

大觀中廣南有海賈使帆風逆飄至一所舟中一客老於海道起四顧變色語衆曰此海外怪洋我昔年飄泛至此有怪出沒幾喪厥生今不幸再來性命未可知也至日沒天水皆黃濁有獨山峙水中央山巔大石崩巨聲振厲激水高丈餘黑雲亘山橫起雲中兩朱塔隱隱然有光老者趨移舟曰是龍怪也令衆持弓矢滿引鳴鉦鼓叫譟而行巨人長丈餘出水面持金剛杵稍逼舟次衆齊聲誦觀音接經文乃沒老者曰此不宜夜泊盍入怪港指示篙師水迅急轉眄

即到夜深，石泊港心風止，月明。老者令搏飯數百塊，以待需索。或問之曰：「第為備，勿問也。」二更有大舟，戕然來，欲相並，亟擲飯與之。且唾且罵，彼人爭奪而食。頃刻舟益多，或出或沒，擲飯如前時。約四更始散去。老者曰：「是皆覆舟鬼也。視舟行，月中無影，若無以充其饑，害吾人必矣。」天將曉，張帆盲進，水氣腥穢，大鱗千百，出沒波間。又浮至一高岸，隆然如山，多荆棘，少壯三數人登岸，問途行四五里，見長城橫亘，不知藝極高，百尺到一門，兩巨人坐門下，各以一手持衆鬚，挂於大水抄，入門，携火盆出，取一人投火中，炙至焦。

黑分食之，既携盆復入，衆悉畏駭，共議曰：「若再吾屬無焦類矣。」斷髮泠水，疾馳至舟中，急解維。雖老者亦不知為何處，幸風便，猶數月到家。

淳安潘翁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即刁端禮隨所親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逕二里，入一村舍，少憩，見主家婦人舂穀，問其姓氏，曰：「潘婦。」潘若以進，聞旁舍窸窣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日織草屨，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生曰：「此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遭婺源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某

偶迹外得脫還訪尸於積骸中尚可辯認昇以歸手足猶動肌體皆溫不忍斂殯唯造小函寘首埋於屋後而用藥傳瘡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忘矣刁亟反僦邸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洒淅也

查氏村祖

贛州先孝首座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船過池州泊村岸聞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千人幢幢往來有屋可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

佛處翁媪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腦後一髻絕小以縣衣衾擁本體唯露頭面不然如土木但眼能動有笑容人持香燈酌以酒供瑞還具語通判君即畫室往謁享以錢燭茶酒撮綿作小包蘸酒寘二老口亦伸舌舐之或引手摸其腦乳皮皆傳骨不知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查此二老為村祖云

佛程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携漁具往踞磬石而坐施網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獲吞舟鱉而異

之鷄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而澄心。締觀當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舉網即得之。持以歸。婦人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卓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為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奠。聞犬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率家人列拜。俄聞屋中膈膊聲。冗隙而望。拋擲散錢者。妻持竹畚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畚矣。小兒女皆用他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通其所居。或擲諸小塘。未幾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

金已過所望。顧神明亟還。無為驚動。鄉間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寵會。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為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二十夜月圓

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為上瑞。其地當十歲大稔。其冬不雪。明春無雨。民極以

為憂下詔惻恒懇祈中夏雨足繼此必有望也妻彥
發說

晦日月光

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安適史氏以暑月不
寐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
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
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為何物光也

水鬪

樂平縣仁衛里皆程氏所居其北有田一塢數十百
頃紹興十四年夏五月積雨方霽日正中無雲田水

如為物所捲悉聚為一直西行至杉木塢而止其高
三四丈初無隄防了不汎决里南程伯高家相去可
三百步井水忽溢起亦高數丈天矯如長虹震響如
霹靂北行穿程聰家墻又毀樓西北角而過村民遙
望有物兩角似羊踴躍其中與青衣童數人徑赴塢
側田水趨迎相扞鬪且前且却凡十刻乃解北水各
散歸田與未鬪時不少減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是
日滿村洶洶疑有水災旣而無它事伯高者本以富
雄其里自是浸衰未幾遂死今田疇皆為他人有而
聰亦與弟訟分財數年始定然則非吉祥也

鬼太保

京師省吏侯都事一妾懷妊未及產而死葬於城外二年旁近居人數見一婦人往來每歸必携一餅久而共疑其事蹤跡所由知為侯氏妾往告侯生侯從省中歸適與相遇妾闊步而走侯逐之相去十餘步不能及出城訪瘞所略無隙罅惘惘然因為守冢僧言之僧曰此為業醫牽纏未能解脫當舉焚其骨使得受生會寒食拜掃遂啓其藏見白骨已朽一嬰兒坐於足上食餅衆大駭視此兒蓋真生人眉目可愛姨媪輩抱出撫翫便能呼父母為爹爹媽媽侯無子

以為神貺鞠養之甚至年二十時遭建炎亂離隨駕南渡與親故相失不復可歸入省隸兵籍於御厨為庖者後以隨龍思得祇事德壽宮識之者目為鬼太保淳熙五年方卒

趙不易妻

趙不易為江陰軍僉判其妻得奇疾烟火食不向口唯啖生肉服飾起居與平日無異而與夫別室寢處趙秩滿調知桂楊監妻疾愈甚一婢供其使令便覺瘦瘁短氣面如蠟色不半年輒死又換一人往亦然凡死於彼者三人每老兵持肉來或從戟門入必怒

日何得經鼓角樓下過弃而不納若自後圃入則受
之其後趙君待知封州闕寓居衡州常寧泊到官妻
白晝化為虎騰吼而出錢允直與趙為江陰交代聞
其事甚詳又守桂陽吏輩尚能言判官侯孝友者亦
居與常寧云趙妻乃中官家女不知本何人容貌姝
美未嘗姪娘性好潔夫每至其室坐于椅上才去即
命洗滌三婢之世皆遭其乘夜吮血故浸淫絕命矣

刑大將

刑大將者保州人居近寨以不仁起富積微勞得
大將嘗以寒食率家人上冢祀畢飲酒見小白鼠如

入松柏間相與逐之鼠見人至首貼地不動遂取以
歸晨身毛皆白而眼足頰紅可愛邢捧置馬上及家
即走不復見即日百怪畢出釜鬲兩兩相抱持而行
器皿錫猫犬作人言不可訶叱邢寢榻旁壁上脫落
寸許突出小人面如土木偶又五日已長大成一胡
人頭長鬣髻髻殊可憎惡語音與生人不少異索酒
肉邢不敢拒隨所需即與之稍緩輒怒一家長少之
唯謹允一歲邢死諸怪皆不見

童貫咎證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鼎釜磔磔有聲頃

之所烹肉悉化為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貫心恠之命僮使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著婦人衣持挺人立而語曰此易泊耳各揮挺縱擊蝶紛紛墮地盡成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貫伏誅

翻陽六臂兒

翻陽南鄉民妻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母惡其怪即漬諸水盆中俄翻身起坐又榻入水加一木橈壓之復推橈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恐是神部中來且試養育者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施襁褓日以益壯及八元歲時放牛於野他家童稚或與爭忿則六臂齊舉奮擊莫能抗敵今十五歲矣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壬集

奇異門

異物類

無縫船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在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見其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為中國

人者忽見其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
巡檢以為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
招予往視之其舟剗巨木所為更無縫罅獨開一竅
出入內有小牕濶三寸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
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
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踈秀
色差異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
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及守亦終更
去至今為恨云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
雨忽作雷電掣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
有飛火大如燕自勅書樓過西南須臾稍息外報村
中民饒相家貯米倉遭焚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
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燹如甕狀復數日有
商客類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燒倉敗穀堅如石成
五色或如蜂蝶蚓螳龜魚蠶蛾之類或有是穀穗客
取數石藏去焚香拜于前及取碎米於盆內研細酌
以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雷丹也凡有禍病者悉治
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崇病輒愈取之幾年饒氏方

知愛惜設棧遮攔衆乃不至而至外中心皆成佛像
侍衛羅漢儼然徒歸居室供事智甫遣吏往來但於
裂罅中得類物形者少許而已

雷斧

苗宋來滾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
上畫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
物爭出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
三寸非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
才諸人傳翫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
可取俄頃開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玉

經及第仕止郢州通判斧至今存

天台玉蟾蜍

蔡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廟中
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為人發地測
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蜍雪色而朱目
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為吉兆朱魯公丞相勝非郡
人也崇寧四年春得之於所居當戶限下以淨器覆
之周圍封誌其密祝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
舉器無見矣徑往廟訪視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鯉里玉印

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撥刺不止士人愛其腴鮮擬到日斫膾延客適天色微煖慮必餒腐使僕作鮓既剖腹於腹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原不料為奇物收藏于笥至城都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夸示然但須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復數倍即付與此商亦非博雅者只挂於檐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為下直車中覬望取而觀之命隨詣其宅問所得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於腰間

它日 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得此具以奏聖情撫然曰此我故物京師王冊官鑄德基字甚工建炎已酉避狄於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矣不謂復落吾目詔賜去為錢二千貫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云李大東說

王獅子

呂彥升少卿擢生於戊子以鼠為相屬故不畜猫乾道三年為鎮江總領嘗書坐隅空壤狼籍掃去又然累數日家人言使素畜一猫鼠害必不至是呂亦為信親督煖鋤治焉糞土既盡一穴甚大其中罔然若

有物採取乃白玉雙獅子高二寸許共抱一毬小臺承之製作精巧色雪如也始悟群鼠為報呂卿寶藏也

柳圃鯽魚

柳州支邑村落中有小民圃蓋昔之達官故宅基其畔有小池水泓澄可愛常見雙鯽出遊比翼而嬉略不暫捨雖經二年三歲亦無他鱗而其大小只如此民懷貪意投網欲取之不可得後因灌溉竭澤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狀與向者不異滌淨持歸把水注滿魚撥刺去來如前事聞於縣縣令將奪之

閱租籍視其逋賦擬加囚責乃出以獻酬之錢五千復為郡守關吏部所有

石中龜

桂陽軍書吏溫恭為小吏時受差詣潭府因暫祇役於轉運主管廳一日數客來主人留與飲話及奇物自入室發筭取之既出示乃一青石塙七寸廣半之清潤光瑩如試金石衆爭傳觀未睹其異也旋命注水滿一盆寘石於中俄有小龜從石腹緩行而上時時矯首顧盼主人戒客勿逼近恐為人氣所襲教授獨不信趨而前龜即隱伏不見覆水尋覓石原無穴

罇莫竟所以然主管者忘其名姓亦不言得於何處也何子楚春渚紀聞載丁晉公屬端守求佳硯硯工見有飛鷺翹注潭心意非立鷺之所因令没入視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疑有異即日守集漁戶維舟出之石登岸轉側有涵水聲叢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中又云徐州護戎陳臯於田間得瑪瑙硯盃以貯水注硯因問視之中有一鯽長三寸許游泳可愛意謂偶汲池水得之不為異也後取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後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及取之終無形體可拘不知為何寶也二者與

石龜正同

酒馳香龜

徽廟有飲酒駱馳大四寸許貯酒可容數升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室蠟即馳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鐵鼎甌

乾道三年北人東路總管李邦也遣間僕持異物數種至楚州託統領陳涉貨易一鐵鼎容一斗口廣七寸狀甚粗出一鐵甌形類瓦器其底黃與鼎口等口

廣一尺七寸二物之高皆尺有五寸甑底有竅以透濕氣需錢五千緡涉問其所以異曰三伏內炊物於中經一月不餽腐命蒸飯二斗試之信然莫知為何代物然於用不甚急無肯售者復携歸朱從龍說

伊陽古餅

張虞卿者文定公齊賢裔孫居西京伊陽縣水鎮得古瓦餅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寘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為凍裂明日視之凡物有水者皆凍獨此瓶不然異之試注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如置餅於篋傾水淪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秘

惜為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厚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能識其為何時物也

孫儔寶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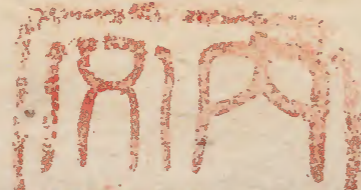
孫儔家藏寶劍絕異夜至庭下暗處則星象皆聚列其上襄陽前軍統制趙嚴者亦曰北來為子弟景裴言頃遼主天祚在位日有星隕於燕光徹祭庭既入土猶熒熒然召太史訊其占對曰其下必有異立遣掘視之深入七八尺得鐵鑛一塊甚黃百餘斤命付八作司鑄為十劍欲試其利鈍喚獄中一死囚出披以厚甲三重曰我今赦汝囚喜而拜謝即舉劍斫其

腰并三甲皆斷其堅利如是嘗以一與附馬都尉孫君蓋得此云裴弟屢求觀力拒曰原未嘗有其意畏人奪取之也裴時官襄帥幕府

嘉州江中鏡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魚為業家於江上每日與其妻子棹小舟往來數里間網罟所得僅足以給食它日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若采赫然射人漫布網下取即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瑯琊琢刻固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牛計反豐不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雨鬼輸為室收屋幾

滿十萬緡王類無所用之香以多為患與妻謀曰我家從父祖來以漁釣為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寶鏡以來何啻千倍念本何人而慕富乃爾無勞受福天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懼此不應久留不如携詣峨眉山水禪寺獻于聖前未為佛供妻以為然於是沐浴齋戒十日入寺與長老談因備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襯施而出鏡授之長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輒預檀越謹置諸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長老密喚巧匠為做形模別鑄其一迨成與真者無小異乘夜易取而藏之



青... 卷... 七... 一

王之贊曰：削初無橫費，若遭巨盜，輦竊而去者，未兩歲貧困如初。夫婦歸咎於棄鏡，復往白水拜主僧，輸以故情，冀返原物。僧曰：君知吾向時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必至。吾為出家子，視色身非已有，况於外物，和常憂落，姦偷手中，無以籍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王遂以鏡還，不覺其贖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衣鉢充牣，買祠部牒，度童奴數，溢三百。聞者盡證原鏡在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臺於漢嘉，貧人也認為奇貨，命健吏從僧逼索，不肯付羅致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貲，空無貯儲，蓋入獄之初，為親

信行者，席捲而隱之。僧已死，穿山谷徑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持戟，長身甚武，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木百步。一猛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顫懼，探懷擲鏡而竄。人乃還寺為其儔侶。言之後，不知所在。意所隱沒，亦足為富矣。隆興元年，祝東老泛舟嘉陵，逢玉生，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歲矣。

鳳翔道上石

趙頌之朝散自京師挈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馬，女妾皆乘車，獨一婦以姪身用四兵荷轎，秦卒不慣。

清平山堂... 此役前者為石所蹙失肩驕仆地婦墜于外有乳媪
跨驢而從急下扶掖就石拊摩少焉稍定四兵懇拜
乞勿言婦適愛此石欲携去為搗衣砧則諭之曰能
為負此當捨汝欣然聽命共雇兩村民舁以行趙還
京日始見之亦以石體細膩取置書室它日王工來
售繚環偶見之諦詵不釋手石之闊一尺厚寸餘長
尺有半工曰是可解為兩屏能以一見與則可許之
喚匠携鋸攻治幾月中分焉王皆鑿潔卓然可寶也
雲林泉石飛鴉翹鷺漁翁披簑棹舟境界天成絕類
王右丞李將軍畫山水妙處工取一歸又陰折為二

先持外邊者示貴璫瑤包裹入獻徽宗大喜命闈為
硯屏答賜甚厚工復言所從來詔索之於趙趙不敢
隱亦獻之兩屏相對外工便殿燕几他珍器百種皆
避席居數月工徐出其所祕詣璫曰向兩者固盡美
矣柰不過各得一偏若反覆施之則為不類今吾此
物面皆如一畧無鑿削點注之功非歸之天上不可
也璫具奏所以賞賚巨萬而頒之用此得提舉常平
官趙末裔真長說

蟻穴小亭

淳熙元年浙江石崖頽圯數百丈壞居民甚多詔發

前職轉運司臨安府脩築工役迫急畚耒不停朝暮
駁司偏校湯公輔取土于橋馬嶺正搬運之際土忽
陷其下正空有蟻穴焉廣幾半畝衆蟻數斛皆赤腰
與常異一最大者可數寸中間宮室樓閣花木池臺
行列可愛又有小橋長二三尺兩旁細草蔚然公輔
取數亭獻于轉運司判官呂摺細視之皆壘土搏成
其隙瓦窻牖如斲削然即命掩覆之而徙工徒於它
處亭至今藏呂家乃知唐人記南柯太守事雖為寓
言亦固有之也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壬集

奇異門

異花類

花木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栗樹生李
栗樹生桃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
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家
鑊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
不退其家以煮犬遂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鑊多
生花但無僧此異所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

為大有季之祥

雙頭蓮

鄱陽高嶼就館於邑宰以無訟堂為學舍池中蓮生
花雙頭丞賈燠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
吳興鄉校肄業直廬後產此花守兵曰教授率諸生
來觀之折取諦玩葉間隱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字
諸人共致慶語勉全力學以來歲大魁相期輕薄子
翕然笑曰賈癩子作狀元是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
瘡瘍遍體故云至秋獲薦送廷對為第一賈名安宅

曹家蓮花

翻陽義仁卿東門一大聚落也曹氏環而居之至數
十百家有曰曹廿一者慶元元年中夏住屋內平地
上忽生出白蓮花一朵闊六七寸其高二寸餘四畔
煥如繪畫雲彩花粲然居中芬香艷好傳聞來觀充
塞門巷皆以為其家且有吉祥識者曰水花陸產亦
非嘉兆明日已化作菊花半開半蕊越三日不變舉
室疑怪圍薪燃火以焚之其後按堵如初

藍氏雙梅

藍公佐良輔紹興二十年奉祠居平江所居園中梅
一本結實皆雙謂為嘉祥未幾妻王夫人生鬚數莖

長寸許。又以為壽證。然是歲兩人皆亡。相去纔七十日。予姻家臧德材愷之。為徽州祁門宰。紹興二十七年。初夏。縣圃有桃實子矣。一巨枝忽燦然。再花。德材嘉繪。盡刻石。邀往來文士作詩紀之。三子未有孫。採槐花之瑞。預為立名。然至次年。乃以非罪為部民所訟。下憲臺驗治。不能堪。快快而卒。地反物為妖。茲可信矣。

再生類

金山婦人

祝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得

楊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下。所乘一舟覆。妻孥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後。蒲秩東還。復就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少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饒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眾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喫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每夜袖糕

餅之屬飼我未嘗茹暈問其安得此物初猶笑不言
及既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因悶
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
可求之屢矣一夕道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熒
煌花幡間列及詣香案邊聽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
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旋遠寺不肯返綠衣苦見促
我故迨留會罷燭滅強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顧見不
得緊抱廊柱不放遭毆打極困他怕天曉始捨去此
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大所致
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蒲寺之人莫不驚

異綠衣者蓋水府判官也

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
跌於田坎水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塍行至其家已閉
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床績麻二子
戲于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
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為亦不答民驚曰得非已死乎
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位其所泣拜以
告父曰勿恐吾為汝懇土地即起俄土地神至布衫
草履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童禿

髮赤脚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原路復至坎下教民
自抱其身大叫數聲蹙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
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予婦姪
張寅說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壬集

精怪門

禽獸為怪類

侯將軍

天台市吳醫有女年及笄方擇婿忽於中庭見故嫂
恍惚間忘其死與叙間閨嫂曰當春光澹蕩鶯花可
人景物如此姑獨無念乎女不答又曰必待媒妁之
言不過得一書生或一小吏或富室或豪子如是極
矣有侯將軍者富貴名族仕御馬院蒙天子眷寵得
大官風標態度魁梧磊落過餘子百倍如苟有意吾

當為平章女曰唯父母命我安得專嫂曰汝謂之可
即可爾何庸待二親言畢而沒女自是精爽迷罔頓
如癡人正晝昏睡暮則華裝靚飾伺夜若有所之殆
一年許形悴質消變其家莫之測巫師禳解萬端不
効忽語曰我將軍明日當至宜延接不然將降大禍
父母不敢拒強為設盛饌呼倡樂羅陳于堂至期聞
外傳呼甚雄已而高牙大纛騎從戈戟絳燭前列後
騎歌吹軒蓋陸續而來十餘輩衣巾各殊或被戎服
或絳綃而冠或赭黃而帽大抵皆美丈夫也吳叟拜
之皆答拜揖遜就席觴行酬勸譔浪盡歡敬酒與女

同載而出繼此時一來吳氏不勝擾費郡人言此有
甯先生道法通神蓋往告吳即日持牒奔謁甯書符
錄使寘于門首妖見之曰吾非鬼何畏此哉笑而出
甯聞之大怒亟訪吳建壇置獄皆見騰龍驟虎神物
亂雜環繞其居妖正在女室頗窘懼呼卒索馬欲趨
小樓而上既出復入者數四明日甯謂吳氏曰但見
物如飛鳥者急擊勿失吳伏壯僕持梃候門夜有黃
雀入即擊之應手化為鶯再擊之已如鷹少選大如
車輪見者怖走甯勅神將擒撲始仆地死乃巨猴也
兩翅如蝙蝠氏三夕獲三物其一首若熊復畫地乃

為牢命力士搜捕妖黨得狐狸蛇虺木石鳥獸之怪不可計皆輦致鐵臼內杵碎之詰其嫂道誘之狀即引伏以親故不治焚瘞尸楊灰江上竄其魄於海陬女逐如初竈辭去凡賂謝錢帛分毫不受女益蘇白父母曰向者明知為妖類方肆虐時正欲上訴於天亦不可得蓋其徒千百成群往來太空間縱有章奏必為所邀奪雖城隍里域之神尚不能制况於人乎竈元生名全真字立之京師人紹興二十一年七月也亦城趙彥成親見其事作飛猴傳紀之

懶堂女子

信道中丞宅在明州負城瀕湖繞屋皆古木茂竹蕭森如山麓間其中便坐曰懶堂背有大池子弟群處講習外客不得至方盛秋佳月一舒呼燈讀書忽見女子揭簾入素衣淡裝舉動嫵媚而微有悲涕容緩步而前曰竊慕君子少年高志欲冥行相奔願容駐片時使奉欵曲舒迷蒙恍恍不擬為異物即與語扣其姓氏所居妾本丘氏父作商賈死於湖南但與繼母居茅茨小屋相去只一二里母殘忍猛暴不能見存又不使媒妁議婚姻無故捶擊以刀相赫急走逃命勢難復歸倘得畜為婢子固所大願舒甚喜曰

留汝固吾所樂。或事泄奈何。女曰：姑置此慮。續爲之圖。俄一小青衣携酒饋來，即促膝共飲。三行，女歛袂起，致辭曰：奴雖小家女，頗能綴詞，輒作一闋，叙茲夕邂逅相遇之意。顧青衣舉手代拍而歌曰：綠淨湖光淺寒，先到芙蓉島。謝池幽夢，屬才郎。幾度生春草。塵世多情易老。更那堪秋風嫋嫋。晚來羞對香芷汀洲。枯荷池沼，恨鎖橫波。遠山淺黛，無心掃。湘江人去，歎無依。此意從誰表。喜趁良宵月皎。况難逢人間兩好。莫辭沉醉，醉入屏山。只愁天曉。蓋寓聲燭影搖紅也。舒愈愛感，女令青衣歸，遂留共寢。宛然處于爾，將曉

別去間一夕復來，珍果異饌，亦時時致前。及懷縑帛之屬，親爲舒造衣工，製敏妙，相從月餘日。守宿僮隸聞其與人言，謂必俠侶，優淫昵。它時且累已密，以告老姨媪，展轉漏泄，家人悉知之。掩其不備，遣弟妹乘夜佯爲問訊，排戶直前，女奔忙斜竄，投室傍空轎中。乘燭索之，轉入它轎，垂手於外，潔白如玉。度事急，穿竹躍赴，統然而沒。舒悵然掩泣，謂無復有再會期。衆散，門扃，女蓬首喘顛，舉體淋漓，足無履襪，奄至室中。言墮處得孤嶼，且水不甚深，踐渾而出，免葬魚腹。亦云天幸，舒憐而拊之，自爲燃湯洗濯。夜分始就枕，自

是情好愈密而意緒常荒忽如癡或對食不舉箸家人驗其妖怪潛具狀請符於小溪朱彥誠法師朱讀狀大駭曰是鱗介之精和毒入肝脾裏病深矣非符水可療當躬往治之朱未及門女慘戚嗟喟為惘惘可憐之色舒問之不對久乃云朱法師明日來壞我好事矣因緣竟止於是乎嗚咽告去力挽不肯留旦而朱至舒父母再拜炷香祈救子命朱曰請假僧寺一巨鑊煎油二十斤吾當施法攝其祟令君闔族見之乃即池邊焚符檄數通召將吏彈訣喫水叱曰速驅來俄頃水面瀆湧一物露背突兀如蓑衣浮游中

尖鬪首四顧乃大白鼈也若為物所鉤致跂曳至庭下頓足呀口猶若向人作乞命態鑊油正沸自匍匐投其中糜潰而死觀者駭懼流汗舒子獨號呼追惜曰烹我麗人朱戒其家俟油冷以斧破鼈剖骨并肉暴日中瀆極乾入人參茯苓龍骨末成丸託為補藥命病者晨夕餌之勿使知之將不肯服如其言丸盡病愈後遇陰雨於沮洳間聞哭聲云殺了我大姐苦事苦事蓋尚遺種類云

姜五郎二女子

建昌新城縣人姜五居邑五里外淳熙四年中秋夜

在書室翫月。軋簾遙聞婦人悲泣。穴窓窺之。素衣女
挈衣包正扣其戶。姜問何人。曰我只是軍城董二娘。
隨夫作商他處。不幸夫死。又無父母兄弟可依。今將
還鄉乞食。趕路不上。望許寄留一宿。姜納之。使別榻
而卧。明日不肯去。願充妾。御姜復從之。遂荏苒兩月。
方夜。謳室中。又有女子至。云縣市典庫戶趙家婢。進
奴為主公見私。被娘子箠打。信步逃竄。亦丐少留。其
人容貌端秀。自言善彈琴奕碁。仍能畫姜甚喜。兩女
同處如一家。相與無間。董氏嗜食鷄。進奴密告姜云。
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便。他說喪夫事。盡虛偽也。姜深

以為疑。董婦已覺。愠曰。五郎今日陡頓不喜。歡莫是
聽進奴妄談否。我知渠是蛇妖。切勿墮其計。姜曰。何
以驗其真相。曰。但買雄黃香白芷各一两。搗成末。兼
用九塌草神離草各一把。生大蜈蚣一條。共脩治為
餅。以半作丸。與服。并焚於書院。渠必頭痛。更將半藥
置鼻上。立可見矣。家有大雄鷄。報曉者。董欲烹之。進
奴使姜給稱出外。潛於暗壁。守視。果見董變狐身。攫
為而食。急取刀刺殺。是夕進奴服藥。竟亦死。尸化蛇
矣。

張四妻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擔為業其妻年少在輩流中
稍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佻
捷視四傍無人譖妻欲與奸袖出白金數兩為賂妻
喜而就之荏苒頗久張歸密聞之詐語妻曰我又將
往他州旬日乃可回妻益喜以為適我願逼暮張潛
返室持短矛伏戶側夜且二鼓見白衣牕檻越入迎
刺以矛其人吻吻作聲奔而去視矛刃有血及細白
毛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妻
妻始肯言所見即具一牒述首末如供狀式詣道
混元法師董中甫自訪董依餅單法至張舍發符

立以俟少選有大鷹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觀
者闐溢俄飛落古溝中逕搏巨白鼠啣擲于前董命
沸油以烹之怪乃絕

管秀才家

信州永豐縣管村皆管民所居淳熙七年秋有怪興
於某秀才家幻變不常或為男子或為婦人拋擲磚
石據占堂宇汙穢床席毀敗什器不勝其憂喚巫師
駭逐弗効又命道士醮攘復邀迎習行法者各盡術
追究雖即日稍寤暫止迨去則如初前後如是者屢
矣管益患之乃多萃道流設壇置獄効治甚峻群怪

不為動厲聲詬罵於室中曰汝幾箇科頭漢討得錢
足了我不怕汝皆知其不可為相與謝去久之化一
美女夜造僕夫寢處欲加銜惑僕知為魅也而庸奴
貪色竟留與接凡歷數夕極綢繆婉妾之款然終慮
其致禍陰磨利刃以待之迨復至盡力斷其首攜出
外呼衆告曰我已殺鬼管氏之人爭來觀蓋一大狸
也

王千一姐

隆興府樵舍鎮富人周生頗能捐貲財以歌酒自娛
樂紹興四年六月有經過路岐老父自言為王七公

女家小說內有
鐵板和尚以妖
法嘆水將人
家真正好婦
女弄成異類
攝其入洞行
淫豈不可
不細也

挾一女曰千一姐來展謁女容色美麗善鼓琴弄
大字畫梅竹命之歌詞妙合音律周悅其貌且兼負
技藝真過絕人謂其老云我自有妻室能降意為側
室平對曰女子年二十二歲更無他眷屬如君家欲
得備使令老身之幸也周謝其聽許議酬以官券千
緡老父曰本不較此但得吾女有所歸足矣呼牙僧
立契約即留女而受券去明日告別女為妾踰歲五
年八月有行客如道人狀過門言曰是家怪氣露現
吾當為去之闍僕入報周遽出將百錢與之不肯接
與之酒亦不飲問曰君家有若干人口無論老少男

女盡教來當前為相何人合貴周一門二十七口悉
至廳上道人熟視一女只引手搯訣吹氣喝曰速疾
俄雷火從袖出霹靂震響煙氛蔽面頃之豁然千一
姐化為白面狐狸已仆地而墮道人不見矣

錢炎書生

錢炎者廣州書生也居城南薦福寺好學苦志每夜
分始就寢一夕有美女絳裙翠袖自外秉燭而入笑
揖曰我本生於貴戚不幸流落風塵中慕君久矣故
作意相就炎窮單獨處乍覩佳麗以為天授神與即
留共宿且有伉儷之約迫旦乃去不敢從以出莫能

知其所如女雅善謳歌娛悅性靈惟日不足自是炎
宿業殆廢若病心多失惑然歲月頗久女懷孕即日
者周子中與炎善過門見之訝其尪羸問所以炎語
之故子中曰以理度之必妖祟耳正一宮法師劉守
真奉行太上天心五雷正法扶危濟厄功驗彰著吾
挾子往謁求符水以全此生不然死在朝夕將不可
悔炎悚然不暇復坐亟詣劉室劉急索盆水施符術
照之一巨蟒盤旋於內似若畏縮者劉研朱書符炎
曰俟其物至則示之炎歸至二更方睡而女來情態
如初炎曰汝原是蛇精我知之矣示以符女默默不

語俄化為二蛇一甚大一尚小逡巡而出炎惶怖俟
曉走白劉仍卜徙寓舍怪亦絕跡

朱二殺鬼

平江常熟民朱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子從外來連
三四夕寢昵體冷如水知非其人徧村落測之了無
蹤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貯之於中女以知之是夜
至舍外悲泣朱問故曰汝設意不善我不復來矣朱
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與同卧其間無他意也乃
入宿袋中過夜半朱詐言內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
女號呼求出朱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視

之已化為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明夜扣門索命
父乃去右事五皆新安胡個說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機鬼其神怪甚詭異多依岩
石樹木為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
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
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
山獠是也李善註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
在人間作恠害皆是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
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迎致以祈無妄之

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盛夏多販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賽惟謹志喜淫或為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暮而化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猿猴如龍如蝦蟆體相不一皆矯捷勁健冷若冰鐵陽道壯偉婦人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為巫者人指以為仙謂逢忤而病者為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卧不起如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驩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

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于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解本吏人曹氏居室籍入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為所擾趙宥之之女已嫁夫侍父行為所迷至白晝出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叫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瀝至黑液浹衣被中女竟死趙不納妾年可三十許有恣態嘗登溷欲起髻忽為橫木所串閣于屋梁上絕叫求救人為解免便得病纔數日死南城尉耿君妻吳有崇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呪吞符乃下鬼雛遍體

清平山堂 夷堅志 子集 四卷 一
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既嫁產肉塊如紫白包裹衣
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絕醜
惡洎長不畏寒暑霜天能溪浴翁十八即妻虞氏年
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原不知雖在房
常擲置地王或戶外初亦罔覺但睡醒則不在床虞
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弃之溪流尋亦
死饒氏婦在王家為女時已有感既嫁亦來遂見形
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笑語外客至則相
與飭餽蔬菓若家人然少拂之即擲沙礫作風火置
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懼畏後遣歸其父母家禍

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十八妻周生子皆循
純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謝夜
遇物如墓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青物類
其父胡氏妻黃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
神欲迎之不可為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妻
生子軀幹極小面目睢眦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
三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丘氏妻孕
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踏痛至徹
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弃之野母幸獨存
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為大蛇繳

繞什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
巫巫云是水客所為不可救久當自去薄暮乃解昇
女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
矣

蛇妖

蛇最能為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真形親與婦
人文會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
因歸寧行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
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盡力不得脫
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家鄰里皆來趕莫能措手盡

夜至旦乃去又壕口寶慈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
質春月餉田去家數里負擔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
之婦奔擔走未百步驚顛而仆為所及以身匝繞舉
尾蹇裳其捷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夫訝餉不
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人持杖
來救蛇對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如煙衆股栗
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去婦困卧不能起
形腫腹脹津沫狼籍昇歸下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
如蠟宜黃縣富家居近山女刺繡開牕每見一蛇相
顧咽間有聲嗚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

清平山堂一夷堅志三集四卷
為淫時時以吻接女口又引首搭肩上如並頭狀女
啼呼宛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
乃去遂姪娘十月產蛇蜿蜒數十南豐縣葉落坑紹興
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溪中遇黑衣男子與野合又
同歸舍坐卧房內家人但見長黑蛇亦不敢殺七日
而後去婦蓋不知為異物也此四女婦皆存云人傳
合寶慈道人黃師肇誌

武當劉先生

均州武當山王道士行五雷法効驗彰著其師劉先
生道業頗高一曰昏暮間雲霧擁門幢幡旌節相望

踵至一仙童持上天詔召劉上昇劉大喜王道士白
言常聞升天者多在白晝今已曛黑正恐陰魔作奇
祟切宜審諦劉不聽叱之使去詎平生積功累行時
節因緣至此而集無多言乃沐浴更衣跌坐蟠石上
與眾別訣將即騰太空王密反室敕呼雷部神將忽
霹靂一聲震起仙童與幡節俱不見俄頃再震有黑
氣一道長數十百丈直下岩谷中道衆遂散明旦出
視一路血迹班班窮其所有一巨鱗死岩下

紫極街怪

饒州紫極觀外街其東南為天寧寺後園其西北為

華趙兩家園地勢荒寂稍陰晦或日將晏則無人敢
獨行紹興元年三月趙監廟者遣僕元成添茅蓋墻
至晡時見一男子背倚墻而坐一人負空籃從効勇
營外相過交互毆擊皆不作聲元成顧其爭鬪差久
趨下勸解男子捨去負籃者困卧不能語成掖起之
其口耳鼻悉為爛泥窒塞扶至觀前人家覓湯與飲
問所爭何事再求湯一杯飲畢始蘇曰我是汪有三
居在雙巷早間檐瓦器出市變轉還穿單營欲歸買
得油酥雪糕準擬與娘喫被男子不相識須要強討
嗔我不肯便打我頓搏泥塞口以故做聲不得成視

其籃二物俱不見汪知為鬼惑致謝而歸明日成復
理茅偶望路邊大皂角樹突兀一瘤癯頗似鬼面有
眉目口中猶含糕酥悟為昨怪持刀斫之四五損處
汁流清血暮抵家昏昏感疾越三日妻出行卜曰西
北方邪神作禍宜禱求之但令買五鐵釘起詣故處
至樹下以釘貫其節血迸如傾成即愈樹至今猶存

鳴鶴山

明州慈谿縣鳴鶴村一山寺既結夏有老人約年七
八十矣來寓食貨藥頗能愈病有錢不計多寡必盡
買酒醉狂則歌舞終日頗類有道者與新戒一僧遊

清平山堂... 甚密朝出暮歸莫知所由同房老宿訝之屢語僧乃
曰兄非厚善我不告此老神仙也我有他生契常
招我訪其師師隱處巖穴間旦夕偕羽化矣同房益
訝焉戲言曰能許吾同遊乎曰須同語老人若無仙
分固不可也明旦備禮扣請老人曰只汝兩人可耳
更勿廣引人明當同往至期呼換僧襖短衣製行深
山隨峭壁捫蘿而上足躡飛鳥目眩神怖幾不可登
半日許升碧崖崖頂大松十餘株偃蹇如龍蛇仙曰
仙師所居近矣老人先至松下持片石扣崖扉瑤然
如振金鐵同房望松杪見兩大鸛雀長丈餘掀舞直

下至崖間則成羽衣道士形風動林葉乍離乍合老
人亦為鸛雀久之復故心驚而不敢言有頃傳呼曰
先生召進抵崖扉前有巨石屹立二道士坐石上鬚
眉皓然老人目二僧致敬訖乃命坐注視移時曰皆
可為仙人便當來服丹砂且命暫歸寺沐浴毋令人
知也二僧稽謝而還老人與同途到寺已暮同房欲
驗情狀乃邀坐寮中置酒並席潛起取匕首堪老人
胸曰汝精怪也吾向觀汝輩在山中皆露真形為羽
族而反以上仙見給謂我不識和老人驚悸不能對
遂被數刃號呼仆地死果大鸛雀也新戒僧猶哀號

清平山堂... 日母傷老先生久而方悟衆聚觀嗟異明日率壯健者遍山訪覓故處蹤跡宛然但不復見二道士

禮斗僧

閩僧道著云有同參兄弟二人共寓一寺兄出游數歲而歸見其弟顏狀廋怪問之笑而言曰吾比者夜禮北斗若有感遇令神識所游蓋鈞天紫府中至所受用乃天漿甘露其去疑霄丹闕不遠矣兄曰審如是汝當容色敷腴肌體強健今乃爾得非墮妖魔境界乎弟曰明日當謁兄盍而觀之兄甚喜如期而往第設香華几席拜于庭至數十俄有大毛手從空

中下攬其首不已夜半醒詢以所見云與昔日同兄已證其異祕而不言它日再往預買犬肉恣食之而寘其汁於缶挈以入正拜時毛手復現兄自室中挈汁出澆之倉茫縮去弟俄頃而覺謂兄曰適將至斗宮忽為微雨沾身故不克進兄大笑始告以實自是不復有所見越半歲乃復初道著今住持建康草堂寺

天元鄧將軍

宗室趙善蹈少時遇九華周先生傳靈寶大法行持多顯効奉化士人董松妻王氏美而蕩為祟所憑初

於黃昏間見少婦盛飾從女僕張青蓋自外來稍近則變為好少年著皂背子便出語相朝戲王氏傾挹之自以為適我願與之同寢頃之松入室登榻如常夕然睡覺卒榻床下如是幾月王夢中與此即同乘寶車登復嶺入朱門華屋苑囿皆名花節物長如熙春是時淳熙八年暮冬也其家良以為苦人教之備禮邀致趙君趙至略無懼色乃以法印印其胸俄若醉醒言方與少年共飲忽赤衣使者持劍直前來少年歛避遂從使者歸是夜崇不至越三日後來趙始築壇行法焚香禹步令董家子弟於香煙處熟視物

象蓋其術能煙中攝光景如鏡漸濶如箕至極大如卓鬼神器物悉現可與通言語甥郭氏子年十一歲見神人火焰繞身踞胡床而坐旁列吏卒威容凜凜郭拜請神名位神曰吾天元考召鄧將軍也郭啓曰此崇已三夕不來今忽又至願將軍速治之神笑曰此非鬼非崇特一獸爾吾為至靈之神彼乃至穢之物大抵畜產之死不當葬埋况葬之日辰相符合為精怪茲復何疑諸董相視失色趙扣其故云昔有親戚官游邕州還鄉以一黑犬見贈質狀異於常犬豢養十餘歲而歿不忍置諸刀杵用故人蔽蓋不棄之

清平山堂... 說裹以青緞埋於屋後豈其是歟今已三年矣試發
土驗視與初死時不異皮毛儼然因白將軍乞取而
齏于壇前將軍曰君是儒流曾讀易否豈不知精氣
為物遊魂為變既已通靈戮其尸何益董又請滅鬼
爽將軍曰此物穢氣觸人不可近蓋稟法師解穢董
請於趙為之破穢迨暮郭甥見武士捧皂衣少年至
將軍叱速復本形遂巡成大黑犬將軍又語郭祈法
師奏之 上帝明日拜董過夜半黃衣道士騎白鶴
持舟從空下手執文牘若奏章後書四字郭甥見之
問所書謂何將軍曰照條處斬旁劍卒即斷犬為三

董氏乃取原尸剝割投諸水婦人頓甦善蹈居于奉
化嘗預薦名用已酉霈澤得將仕郎

猴妖

福州來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眾
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崇寺當福泉南
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
漸病狂不食緣籬竹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
害尤甚於是祠者益眾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
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眾
聞之亦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已日甚莫



清平山堂 夷堅志 卷四 卷一
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
既受報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為誦
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之身猴足血
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推女再拜
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
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鮮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
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原是
佛靈光洞耀照無邊聽偈已又拜而隱明日啓其堂
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為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
猴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剖從三十餘軀亦皆烏

鳶鷓鴣之類所為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土偶為怪類

肇慶土偶

鄭安恭為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
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
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
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
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
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
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為盜之端不能隱其實

言鄭意必土偶為姦乃繫卒使人卻往遍索諸廟至
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
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
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葉氏庖婢

永嘉葉正則為湖北安撫叅議官有庖婢忽懷妊疑
其與童僕通私而此婢為人村戇持身甚謹置不問
已而滿十月生子暗中不作聲捫其體冰冷無氣亟
取火燭視則泥塑所成者將擲棄之一老翁踉蹌而
至連呼曰吾兒也不可殺就地抱撫扶之而去乃知

此婢亦必與土
地接之

其為土地祠中鬼物云葉氏亦不復扣所以

唐四娘侍女

右從政即楊仲方習行天心法視之顏色則知其有
祟與否乾道中為道州錄事參軍交代未去因此行
市里逢小胥問之曰汝必為邪鬼所惑不治將喪身
胥謝曰無有連日三遇之皆不肯言楊曰汝不怕死
邪告我何害此祟非我不能治也胥聞其語始惶懼
曰實與鄰室女子私通耳相從已久雖不識其家但
舉措嗜好一切與人不小異無復可疑官所云若此
豈其物乎楊曰是矣汝秘之勿泄宜預備長絲線串

即天心五符法

以針今夕來時密縫其衣裾仍匿彼冠履一二種正
便是人固足為戲笑然便可推驗矣胥敬奉戒女至
悉知之鷄鳴女起而失翠冠及一履意狀荒擾尋索
弗得胥但佯寐陰察其所為天且明怫然而去胥視
二者乃捏泥所製即携示楊楊行法考訊遣吏徧訪
群祠蓋地北唐四娘廟侍女也胥往驗之其所偶者
頭上無冠一足只着襪絲線出於像背楊誦呪舉火
焚厥軀胥得無恙唐四娘者淫祀也揚終于柳州理
椽營道尉史何信九疑道士李道登皆見其事矣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壬集

墳墓門

發墓類

比干墓玉

政和間朝廷訪求三代彝器陝西轉運使李朝孺提
點茶馬程唐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鏡
二尺及白玉四十三片其長三寸厚一半指上圓而
銳下方而潤玉色明瑩程李留玉於秦州軍資庫而
以其盤獻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罷朝孺
而及其盤真州六合縣境有山曰方山四面平直左

清平山堂一 夷堅志 卷五 右多古址紹興十二年村民耕田穿一墓得玉百餘枚皆長二寸濶一指上有小竅大抵與此千墓物同為運司一屬官所得携過天長以示縣尉魏生魏求其一屬官不可識者謂此古王公歛尸玉押也

葬枯類

李尚仁

王承可缺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解在會稽子允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消嘗夢一丈夫衣紫衣不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魂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消覺白其父視舍旁巨桃一本曰下穿

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者曰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所夢者頽首慘戚以舊懇申言持詩一紙以贈消曰桃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魂得見君八十壽齡人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急為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手報無垠消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蕪之桃下大索數日無所先承可躬督畚鍤復穿尺許乃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烏巾才餘方寸骨旁存大釘四乃廷葬於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之吳興莫壽朋儔洛陽朱希

直崇儒皆託其事意以夢中詩為吉祥十四年消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

蠱毒桃生門

蠱毒類

黃谷蠱毒

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毒而福之古田長溪為最其種有四一曰地蠱二曰金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

蠱蠱皆能變化隱見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二年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則毒浮其上乃以針眼取必於是日毒一人蓋陰陽化生之氣納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日客至不暇恤親

戚至必施之凡飲食藥餌皆可入特不置熱羹中過熱則消爛或無外人至則推本家一人承之藥初入腹若無所覺積久則蠱生籍人氣血以活益久則滋長廼食五臟曉夕痛楚不可忍惟啜百沸湯可暫息須臾甚則叫呼宛轉已刮床席臨絕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數百形狀如一漬於水暴乾久而得水復活人魂為祟所拘不能托化翻受軀役於家如虎食俵鬼然死者之尸雖火化而心肺獨存殆若蜂窠淳熙二年古田人林紹先母黃氏遭毒垂盡其家人曰若是中蠱當燒床簣照之必能自言黃氏遂云某年

某月日為黃谷妻賴氏於某物內用其所事之神見在谷房裡厨中紹先即告集都保入谷家開厨得銀珂領子五色線環玦及小木棋子兩面書五逆五順四字盛以七孔合又針兩包各五十枚而十一枚無眼率非尋常人家所用物既告官捕谷鞠訊則佯死釋之則蘇類有鬼相助會稽余靖為主簿府帖委治此獄其奸態如在縣時靖無以為計懼其幸免不勝憤訶係于庭下礪刃斷其首貯以竹籃持詣府自効府帥陳魏公具以狀具詔提點刑獄謝師稷究實謝與丞尉親到谷家一蜈蚣甚大出現謝曰此明證也

攝賴氏還司自臨考之三日獄具亦論死所謂順逆棋子者降蠱之時所用以下也得順者客當之逆者家當之針之無眼者以眼承藥既用則去之蓋所殺十一人矣五色線凡蠱喜食錦錦不可得乃以此代其銀珂領者欲嫁禍移諸他處寘道傍冀見者取之也谷之罪惡上通於天余靖為民去一凶士大夫作詩歌者甚眾嘉祐中范兵部師道為福州守日揭一方於石云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但煮一鷄卵挿銀釵於內併合之約一食頃取視釵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五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草三寸一半

炮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輕粉三文
糯米二十粒共八味入小沙瓶內水十分煎取其候
藥面生皺皮為熟絹濾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臥
令頭高覺腹間有物衝心者三即不得動若吐出以
搨盛之如魚鱗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
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服鮮
毒丸三兩丸又經旬日平復予所載黃谷事孫塈又
以此方來示故併錄之丁木射三香之價嘉祐時十
文以今言之須數倍乃可耳

林巡檢

泉州城內一空宅數家分僦居有林巡檢者秦人也
晚出市穿小巷中見當街橫置一竹籠頗敞戲蹴之
微露花衾發視乃銀酒器之屬二百餘兩時旁無行
人即負之以歸不曉所謂良以為天賜耳既返室於
衆鄰詫其事主人愕然曰此乃閩俗所奉金蠶也彼
家厭足將嫁禍於它君既取其餌不可悔今夕定有
異物至宜迎捧敬事之不然且獲大咎林唯唯至一
更果有蛇從外來長丈許蜿蜒徑入戶如喜悅狀林
執而語之曰汝乃金蠶之精耶吾不能徇汝意害人
以自豐必為汝所啖食均一死寧我先食汝即生嚼

而吞之自首至尾并骨不遺餘又喚酒痛飲徐就睡
明且晏然林方待興化海口場闕因是小康衆服其
勇

解蠱毒呪方

蔡人李樞避建炎之難同數鄉人入蜀紹興乙卯自
夔之涪過上岩買一大魚其狀如鯉命僕治其半為
羹以半為鮓初啜羹其汁甚苦意謂膽破彼嘗肉嚙
則一甘一苦心疑焉憶其父所書解毒呪因急誦之
而屏去羹弗食後三日至武寧市無屠肆僕欲以鮓
進乃洗滌令淨沸油煎之至梓按間猶盛熱又誦呪

數過一小青蜘蛛出鮓上蹠蹠自如即投而屑之盡
投鮓於江樞乃道父書云頃有朝官與一高僧西遊
道由歸峽程鎮荒遠日過中餒甚抵小村舍聞其家
畜蠱而勢必就食去住未剖僧曰吾有神呪可無憂
也食至僧閉目誦持俄見小蜘蛛延綠盃吻僧曰速
殺之於是竟食無所損其呪曰姑蘇啄磨耶啄吾知
蠱毒生四角父是穹窿窮母是舍耶女眷屬百千萬
吾今悉知汝摩訶是時同行者競傳其本所至皆無
恙別傳解毒方用荳豉七顆巴豆去皮兩粒入百草
霜一處研細滴水圓如菘荳大以茅香湯吞下七圓

又泉州一僧能治金蟻毒云纔覺中毒先含白礬味甘而不澁次嚼黑豈不腥者是已但取石榴根皮煎汁飲之即吐出活虫無不立愈李晦之云以白礬芽茶搗為末冷水調服凡一切毒皆可治併載于此以貽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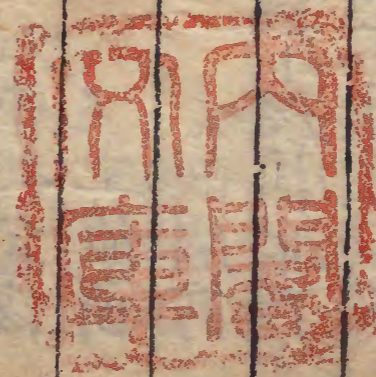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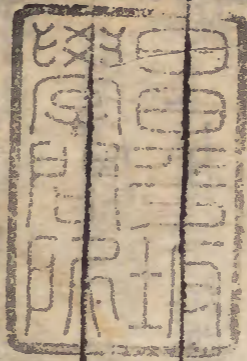
挑生類

治挑生法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助下忽腫起如生癰瘡狀頃刻間大如盃識者云此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菜嚼試若香甜則是已果然便搗川升麻為細末取

熟水調二大錢送服之送河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腫即消續前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鷄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瘡與藥服之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鷄形頭尾嘴翅悉肖似康訴于州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膈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

又以前山... 卷之五
以鷄翎探喉中即吐中毒物在下膈則瀉之以米
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破人參白朮末各半
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
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終

